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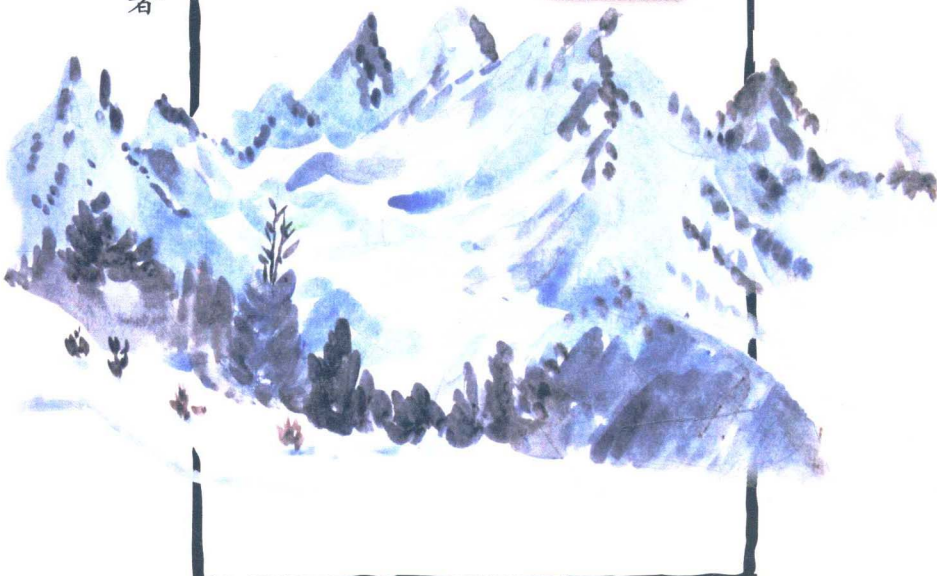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行走
远路 & 情思



笑语千山外



金圣华
著

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文学行走
远路 & 情思

笑语千山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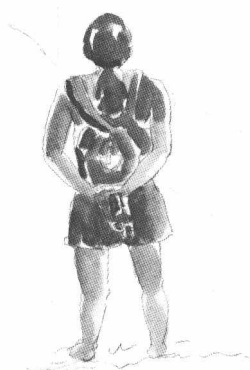
金圣华

著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语千山外/金圣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11
(明德书系·文学行走)
ISBN 978-7-300-22018-5

I. ①笑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1618 号

明德书系·文学行走

笑语千山外

金圣华 著

Xiaoyu Qianshan Wai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		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770 (质管部)	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	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			
规 格	148 mm×210 mm 32 开本	版 次	2016 年 1 月第 1 版		
印 张	8.125	印 次	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155 000	定 价	28.00 元		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自序

小时候，出生于上海；四年级时，迁去了台北；高二那年，又举家搬来香港。对我来说，它们不是个地理或政治名称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停居之所，是我自幼及长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环境，是一棵幼苗由播种发芽，到抽叶展枝，茁壮成长，继而开花结果所必须仰仗依靠的肥沃土壤。人说一世如羁旅，漫漫长途投宿的一个又一个客栈，或简陋，或舒适，此中的种种际遇，是浮光掠影，还是刻骨铭心，总会在生命中留下了或浅或深的记忆。因此，上海、台北、香港三地，对我来说，既是定居之所，也是旅游之地，处身其中，有时会浑忘自己是主是客。

大学毕业后，先后两次负笈海外。首先是在美国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修读硕士学位。在美两年，结识了两位室友知交，当年推心置腹，相知甚深，数十年来音讯不断，交情弥笃。老爸曾经笑称，我能在“金”元王国“圣”路易斯市“华”盛顿大学进修，那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

第二次留学，是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修读博士学位。当时不但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更已经在大学执起了教鞭。原以为只身远赴海外求学早有经验，大可以驾轻就熟，谁

知道欧美两地文化习俗迥然不同，风土人情大有差别，一到异乡，从生活起居到学习方法都需重新适应，在巴黎日复一日由茫无头绪到渐知眉目，而终至如鱼得水，乐在其中。负笈两地，美洲使我拓宽眼界，欧洲却令我增加内涵，前者广，后者深，浸淫于两种渊厚的文化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都源源不绝汇入往后的生命之流。

曾经于中国的沪、港、台和欧美各地居停学习的经历，使我对各地的人与事都充满了宽容与体恤，饱含着喜爱与了解。多年来因缘际会，在各处不但结交了许多挚友，更邂逅了不少各行各业的翘楚，相识相交，迄今不渝，因而如今不论身处何地，悬念远方情谊时，往往会身在此林中，心系千山外。

与外子结缡数十载，我们在公余之暇时常相偕共游，登高山，涉重洋，行旅遍及欧、美、澳、非各地。我们曾经一起攀玛雅塔，钻金字塔，穿越撒哈拉沙漠，所到之地，处处印下了我们的足迹，欢声洋溢中，韶华不再笑语留。

如今，他已经离我远去，到达了天外的另一个国度。与他相隔，岂止是千重山、万重山，简直是天人永别，遥不可及。可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只要摒哀愁，择欢愉，在回忆的调色盘中，剔除灰色，留下绚烂，又有何不可？

书里的照片，大多是另一半的杰作，几乎从来不抢在镜头前的他，永远都站在镜头后，默默用相机捕捉我在旅程中的一点一滴。这本书分为三部分：第一、二部分叙述我在沪港台与欧美各地与友人至亲的情谊，涉及地与人、

地与书、地与文之间的渊源；第三部分为小品，记录了历年来旅游或居留世界各地的瞬息感悟和片刻经历。

其实，人生于世，哪时哪刻不在逆旅中，何不兴来忘远近，笑语千山外！

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

自
序

目 录

• 两岸三地情

永恒的彩虹 / 3

百啭显童心，千人诵诗情

——二〇〇六年五月与诗人余光中

同赴青岛讲学记 / 11

追寻牡丹的踪迹 / 19

艺术没有妥协

——白先勇《孽子》改编舞台剧

首演观后 / 41

探索傅雷的精神世界

——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国家图书馆

演讲稿 / 48

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 / 80

十块钱的故事 / 86

真性情与真学问 / 92

未必可忧，安知非美

——怀念“散淡的人”杨宪益先生 / 98

四访三里河 / 111

• 兴来忘远近

赤子之心中国魂

——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 / 121

爱美的赤子

——怀念永远的乔志高 / 139

翩翩紫蝶迎春归

——怀念诗人 布迈恪教授 / 150

紫花池畔送诗魂 / 160

父亲与《孔夫子》

——记影片的缘起、摄制、

失落与重见天日 / 165

历史长河的那一端 / 177

中文与我

——相识年少时 / 187

涓滴汇清流

——回忆北师附小的日子 / 194

不为什么学外语 / 200

没有秘密的书架 / 207

• 笑语千山外

欧洲各国 / 219

巴黎 / 228

其他 / 240

两岸三地情



永恒的彩虹

一九九一年香港翻译学会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，我正好出任会长，当时举办了一连串活动，其中一项是颁授学会的荣誉会士衔予余光中先生。十月，余先生应邀前来，重返他曾经任教十一年的香江，而余先生的赞词，就是由黄维梁博士撰写的。

维梁在赞词中以生花妙笔，描绘出余先生数十年来傲视文坛、屹立不倒的辉煌成就。余先生曾戏称自己以右手写诗，以左手写散文，维梁则别开生面，认为光中先生的左右两手，能操笔五色而游刃有余。根据他的分析，余先生用高贵的紫色笔写诗，用灿丽的金色笔写散文，用严肃的黑色笔写评论，用醒目的红色笔编辑文学作品，以信实的蓝色笔来从事翻译。

在这璀璨的五色彩笔挥洒之下，中国的文坛与译坛展开了辽阔雄伟的景观，而半生沉醉浸淫于翻译与文学之中的我，又怎会不深深受惠于彩笔绘出的绚丽与缤纷？

余先生的紫色之笔，伴我度过心智初开、求知欲强的青葱岁月。当年，就读于台北第一女中，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对新事物、新文艺的企慕，如饥如渴。每天除了上正经课之外，就是拼命看课外书如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，啃翻译

小说如《基度山恩仇记》，以及翻阅报纸上的文艺作品。那时候发现了余先生的诗，就好比发现了新大陆，心情之雀跃，难以言喻。于是天天剪报、存贴，把诗作跟尤敏、葛兰的明星相片珍藏在一起。

年事渐长，兴趣渐广。入中文大学任教之后，趁第一次休长假之便，远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。一九七四年初，春寒料峭中只身抵达了温哥华。家很远，年幼的孩子不在身边，温哥华阴雨连绵，天永远沉着脸，看不到一丝笑容。创作系的翻译工作坊虽令人兴致勃勃，可是，课余的时光又如何打发？就在那时候，我开始翻译第一本文学作品：卡逊·麦克勒丝的《小酒馆的悲歌》。文学翻译不就像创作，而创作不是需要灵感吗？灵感在哪里？真叫人焦急！有一天，在课余的阴雨中，踩着春泥，踏进了大学的图书馆。漫无目的，只是在一行行、一列列的书架间随意浏览，忽然，眼前一亮，竟然发现了耀目生辉的宝藏——余先生的著作！《莲的联想》、《五陵少年》、《左手的缪斯》、《掌上雨》、《逍遥游》、《望乡的牧神》等等，就陈列在架上。于是，兴冲冲，把一大堆书都抱回小楼上，无分日夜地啃读起来。除了柔丽的紫晕继续宜人之外，那一回，深受感动的竟是悦目的金辉。余先生的散文铿锵有力，文采斐然，读之令人动容。他那洋溢的才华，充沛的诗情，随着一字字、一句句，自笔下源源涌出，灌入读者的心扉，就如早春的初阳，在晨起的愉悦中，从窗隙门际流泻而入，把满室幽暗一扫而空。在余先生灿丽金笔的照耀下，那阴森潮湿的小楼，竟然变成浴满阳光的乐土。不知不觉间，

温哥华初春已临，花开遍野，而第一本译作也在紫、金两色的笼罩下，如迎春花一般绽开了。

从温哥华返港，欣闻余光中教授即将来中文大学任教，名闻天下的诗人，竟然变成日常可见的同事，岂不可喜？心目中，余先生该是“昂藏七尺”的巨匠、倜傥洒脱的才子，谁知一见面，方才发现余先生身量不高，且不苟言笑，像严肃的学者更多于浪漫的诗人。多年来，远距的景仰，变成了近距的共处，心理上一时颇难适应，于是，宁愿采取远距与近距的中点，在严肃的黑笔督促下，精警的红笔激励下，埋首读书、做事。

余先生在中大执教十一年，期间，因翻译系改组，并入中文系，因此学贯中西的光中教授，就顺理成章出掌翻译组。此一改变使他早年对翻译的爱好，得以延续、发扬光大。早在一九五七年余先生已翻译出版《梵谷传》（梵谷，即梵高）及《老人和大海》，其后，他译过诗，也编过各种诗选，一九八四年翻译出版了王尔德的《不可儿戏》，一九九二年再接再厉，翻译出版了王尔德的《温夫人的扇子》，同年，更出版了中英对照诗集《守夜人》，将自己的诗作以双语发表。余光中历年发表的译作，以量计、以质计，都可以媲美任何翻译大家而无愧，但这些译作，只不过是它以蓝色之笔而出的产品而已。虽则如此，余光中对这第五支笔，一向十分重视，这种重视，不但见诸他对自己译作的执着认真，且见诸他对劣译横行现象之深恶痛绝。

历年来，余先生写过许多文章，也发表过许多演讲，为维系中文之美大声疾呼，对贻害中文之祸口诛笔伐。余

先生才思敏捷，博闻强记，所以能驱遣文字，迭有创意。犹记多年前，在同一班校车上，与当年同事的黄国彬说起余先生的文学修养与文字功夫，我们两人都认为他像手艺精巧的“拉面师傅”，中国文字在他的手里，任由槌拍、搓揉、压扁、拉长，不消几个回合，生粉变成了熟面，松散的素材变成了精致的成品。不但如此，余先生的英文造诣也十分了得，由这样精通双语的诗人来从事翻译，倡导翻译，正是文学翻译园地中不可多得、梦寐以求的理想人选。可幸的是，余先生不但有这样的能力，也有不比寻常的热心肠与使命感，许多年来，不但教翻译、改翻译、做翻译、评翻译，还讨论翻译、组织并参加种种有关翻译的研讨会。蓝色之笔挥洒出的空间与领土，澄澈明净，辽阔无垠，而我对余先生的景仰与认识，也就因此而更为加深了。

从八十年代起，我在大大小小的翻译研讨会中，屡有幸亲聆余先生字字珠玑、精彩百出的演讲，而几乎每一次余先生都是主讲嘉宾。一般研讨会严肃而沉闷，有了光中教授在座，才使人深切体会到交流切磋、论诗谈文，可以是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的。余先生的发言，正如他的诗文、他的译品，的确是“锦心”、“绣口”、“彩笔”三者俱全的最佳典范。

余光中才情卓越，机智过人。在每一次研讨会的前后，凡是与余先生同桌共聚的时刻，总会看到他笑语晏晏、使人如沐春风的一面，这才想起，多年前认为他不苟言笑、严肃刻板的印象，是多么不确！余先生的妙语隽言，往往信手拈来，皆为佳作。例如，在一九九六年中大翻译系举

办的研讨会大会结语中，由于会议始于四月一日愚人节，结束于四月三日接近清明节时，余先生说会议收获多，“由愚昧辩到清明”。而他当时在研讨会上的论文则以“的的不休”为题，以喻当今翻译或写作时滥用“的”字的现象，其啰唆之处，不下于“喋喋不休”。余教授论翻译，更迭有警句，翻译学会二十周年时决定制造书签为纪念品，并请翻译名家以五十字为限，题字论翻译。余先生的书签如是写道：“如果原作者是神灵，则译者就是巫师，任务是把神论传给凡人。译者介于神人之间，既要通天意，又得说人话，真是‘左右为难’。”正好五十字，一字不多，一字不少，而翻译之道，如画龙点睛，寥寥数语，已活现眼前了。

余先生对翻译的认真，不仅反映在他的译作或译评中，还表现在见微知著的细致处。例如，余先生参加会议，不论会议多长，都会从头到尾，专注聆听，而从不缺席。余先生写稿，永远是字体端丽、书法工整，一格一字，绝不马虎。一九九六年研讨会大会总结时，邀请余先生担任主席，他在早一天就布阵遣将，井然有序，绝不临场敷衍了事。一九九五年，应余先生之邀，赴台北担任第八届梁实秋翻译比赛评判，那天一早就跟余先生、彭镜禧教授自闭于会议室中埋头苦干，午饭时分，边看译稿边吃便当，等到最后名次决定，评判已毕，抬头一望，窗外竟然已是万家灯火了。评判过程中，余先生对原文每一字每一句都细究再三，对投来的译文，则反复诵读审阅，仿佛每篇来稿都出自名家之手，不可轻忽。这种对翻译慎重而谦虚的态度，的确教人感动。



二〇〇三年与余光中教授合影于新亚书院合一亭